普門

佛教慈濟醫院芳華誌

黃麗蓉

△三月五日早上十時，慈濟慈善基金會於本院第一會議室舉行建築執行管理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以研討病房第二期工程等有關事項。

△元月十三日，小兒神經科的王本榮醫師第一次前來本院特別門診時，一位由神色木然的父母帶來醫院應診，年僅十歲的潘姓女孩（花蓮吉安鄉人）；於民國七十三年被家長毆打至下身癱瘓及大小便失禁。該女不僅因癱瘓血行不佳而導致嚴重瘀瘡，又因大小便失禁，而有皮膚感染及尿路感染，急需住院治療，其父母一聽要住院，即以家貧拒絕。經社工員多次家訪（師父亦親往探訪），並允以協助解決其經濟問題，直至二月初才入院治療。許多護士小姐憫其不幸遭遇，都很照護她；社工員則不僅予心理輔導，也全力爲其申請三款低收入戶，更代洽尋殘障兒童機構，於其治療後，送往屏東伯大尼教養院，接受正常的教養，挽救了一個女孩悲慘的命運。

△三月十日，台北西園國際女獅會黃豔珠等十五人蒞院參觀。

△本院被政府列爲花蓮縣戰時及民防臨時醫院。三月十六日早上，國防部、經濟部配合地方政府衛生局等有關人員一行十一人蒞院視察本院醫療設備。

△三月二十一日下午一時，台北病理中心臨床病理部主任袁信哲博士蒞院演講，於第一會議室主講「Rapid Determination of Lrinary Porphobilinogen」。

△三月二十六日下午二時半，本院榮譽董事會第五次會議於台北慈濟文化服務中心召開，會中就慈院二期醫療大樓工程、護理專科學校、紀念堂及醫學研究中心等工作計劃提出報告。

△高居十大死亡原因之一的心臟病患者有逐年升高的趨勢。本院爲加強服務，已購入「杜卜勒彩色心臟超音波」，此超音波畫面可以彩色顯示血流走勢、方向及病變所在，使心臟病的診斷更爲快捷而正確。

△四月一日，腎臟科醫學會理事長台大內科嚴燦鑫教授及勞保局人員等人蒞院視察本院血液透析室，對該室的水質、人員、設備等，均甚爲滿意！

△爲紀念先總統　蔣公逝世十三週年，並慶祝兒童節，特舉辦「兒童免費健診及保健教育」。義診項目有小兒科、牙科、眼科，除免費診察治療外，並提供各種兒童保健衛教服務。候診當中，社工員與志工伙伴於各個候診室帶領家長及小朋友做團康活動。這次兒童節義診極爲成功，保健衛教的場面也非常熱鬧溫馨，而且效果卓越，受診兒童計達二百二十二人。

△四月八日下午四時，慈濟資政謝東閔先生在中央黨部文工會副主任吳水雲先生、花蓮縣政府代主任秘書胡昌平先生、花蓮縣議會副議長兪傳旺先生等多人陪同下蒞院參觀。

△四月九日早上九時，哈利斯基金會客座教授、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內科主任溫崧峯教授蒞院演講，於本院第二會議室主講「Management of chroni renal disease」，演講結束後並進行臨床教學。

△台大醫院人事室舉辦自強活動，四月九日特來本院參觀訪問。

△四月九日下午一時三十分，慈濟會議室舉辦第二次在職訓練，由營養組組長黃素華主講「素食營養的認識」及許秋娥護理長主講「病房之工作實務」。

△本院董事會於四月九日下午二時舉行第一屆第三次董事會議。

△林傳欽在本院骨科陳英和主任等心照護下，終於四月八日頂上已懸吊近半年的骨外固定器。四月十日，醫護人員著，終於，林傳欽離開病床，坐上輪椅，出了病房，打電話給爸、媽，到福利社吃冰，到院外曬太陽，一切對他是那麼的新鮮，他高興了：…。當天正是慈濟功德會的發放法會，在陳英和主任等人的陪同下，林傳欽到了精舍，向師父表達了最深的謝意，大家在驚喜之餘，莫不紛紛祝福他。

以前在病床上，林傳欽經常看著阿王菩薩聖像，也書師父的肖像，當然，他還得接受另一階段的醫療及復健訓練，以迎接未來的人生旅程。

△四月十二日早上七時師父一早就到醫院，在第二會議室以佛法滋潤每一位護理人員的心田，也讓大家體識到自己的神聖工作；一個小時結束，人人心中皆充滿法喜。對於護理人員，師父寄以莫大厚望，此後每月十二日，師父將對護理人員開示一個小時。

△四月十五日中午，第一會議室召開第二期擴建工程平面檢討會，院長、副院長及各科室主任、許建築師等有關人員均列席參加。

△四月十七日上午十時，慈院與台大醫院第三次建教合作績效檢討會，於第一會議室舉行。列席者除杜院長、曾副院長及各科主任外，台大醫院林國信院長、三位副院長、各科主任教授均自北前來參加，整個會程緊湊熱烈。

△四月二十二日早上十一時，台大醫院骨科三十餘位教授醫師蒞院參觀，骨科陳英和主任特於第二會議室，以幻燈片簡介「慈院骨科的回顧」，除將一年多來特殊個案，逐一介紹外，並介紹本院許多高科技的精良儀器。

△四月二十二日中午十二時，台灣醫學會假本院第一會議室舉行第二屆東部醫學演講會籌備會，楊思標理事長爲召集人，本院杜院長、曾副院長與省立花蓮醫院院長、台東馬偕醫院院長、醫師公會均與會討論東部地區醫療的規劃等議題。

△四月二十三日下午一時卅分，本院於第二會議室成立靜思學佛社籌備大會，主席爲資財組何清治先生，院內同仁約七十餘人參加。李仁智醫師被選任爲社長；何清治爲總幹事，其他各組組長爲：學術組—施素琴、活動組—蔡昭吟、文宣組—陳玉簪、念佛組—楊淑娟、財務組—吳仁嬌、總務組—施憲欽、愛心組—德宣師。並禮請師父爲學佛社導師，同時討論共修時間、地點、會費等事項。（廿八）

四、彌勒下生的由來

由南北朝到隋、唐、宋、元諸朝，不時有人利用「新佛出世」或「彌勒下生」的口號來吸收信徒，聚衆爲亂，這種假借「彌勒下生」之說來傳教聚衆的，後世稱之爲「彌勒教」。但是，這「彌勒下生」之說，究竟由何而起呢？這要自印度佛教中的彌勒菩薩說起。

彌勒菩薩是釋迦牟尼佛同時代的人，他生於當時印度的波羅捺斯國，彌勒是姓，譯曰「慈氏」，名阿逸多，譯爲「無能勝」。他生於當時社會上階級最高的婆羅門家庭，父名修梵摩，是波羅捺斯國的輔相。

阿逸多生來相貌殊勝，姿容挺拔，深爲父母喜愛，事爲國王聞知，心懷嫉妒，深恐此子長成，「名相顯美、儻有高德，必奪其位」。故想趁其年幼時設法除去，以絕後患。國王這一意圖，爲其左右所知，告知修梵摩輔相，輔相深感憂懼。

彌勒有一舅父，名波婆梨，是南印度波梨弗多羅國的國師，其人聰慧高博、智達殊才，有五百弟子，常隨受學。輔相乃將彌勒送到其舅父處接受教養，波婆梨見彌勒智慧過人，心甚愛之，因授其經，數年之間，全部通達，及長，釋迦牟尼佛在王舍城靈鷲山講經弘化，聲名四著，彌勒奉師命帶著十五名同門弟子，往見如來。彌勒禮拜佛陀後，見佛陀相好莊嚴，非同凡常，心中嘆服，聞佛說法，得法淨眼，十六人等，各各求佛出家，成爲佛陀的常隨弟子。佛陀所說的經中，時常提到彌勒的名字。如佛說阿彌陀經：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僧，一千二百五十人俱，皆是大阿羅漢，衆所知識，長老舍利弗、摩訶目犍連、摩訶迦葉、摩訶迦旃延、摩訶俱絺羅……幷諸菩薩摩訶薩，文殊師利法王子，阿逸多菩薩……」此中的阿逸多菩薩，就是彌勒菩薩，因菩薩本名阿逸多；故當時稱阿逸多菩薩。

佛陀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中，說「彌勒上生經」時，在大衆之前，爲彌勒授記，當來成佛，字猶彌勒。

「彌勒上生經」，大意是說彌勒菩薩，已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無上正等正覺，將於十二年後圓寂，命終後往生兜率天上，在那裡爲大衆講經說法。如果有比丘及一切大衆，不厭生死，樂生天上，爲彌勒菩薩弟子者，應持五戒，八齋戒，具足戒，修十善法，稱念彌勒名號，專心思維兜率天的妙樂，即上生兜率天，隨侍彌勒，待到閻浮提歲數五十六億萬歲之後，再隨彌勒下生到人間，在龍華會上，聽他說法。

彌勒上生經中，有幾段經文，是這樣說的：

「……爾時會中有一菩薩，名曰彌勒，聞佛所說，應時即得百萬億陀羅尼門，即從座起，整衣服，叉手合掌，往立佛前。

爾時優波離亦從座起，頭面作禮而白佛言，世尊！世尊往昔於毗尼中及諸經藏，說阿逸多次當作佛，此阿逸多，具凡夫身，未斷諸漏，此人命終當生何處？其人今者，雖復出家，不修禪定，不斷煩惱，佛記此人成佛無疑，此人命終生何國土？佛告優波離，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如來應供正徧知，今於此衆說彌勒菩薩摩訶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此人從今十二年後，命終必得往生兜率天上。」

「佛告優波離，此名兜率天，十善報應勝妙福處，若我住世一小劫中，廣說一生補處菩薩報應，及十善果者，不能窮盡，今爲汝等略爲解說。」（四）

我從西藏來

喬因・喇巴　原著
沙千夢・黃心嫺　譯

西藏抵抗軍是由一位康巴人名叫剛布特拉斯所領導，他本是拉薩一位富有的商人。當共軍在西藏東部侵略的時候，他們毀壞了很多土地，包括了他在那裏的產業，當他知道了這個消息以後，他便把他在拉薩的業務結束，組織了一支游擊隊，把自己的金錢，全花在游擊隊的需要上面，他這個榜樣，使很多富有的人都群起效法。

抵抗軍的大本營在特桑拿。共軍雖然知道，却沒有加以對付。傳訊人說他們見到的西藏抵抗軍人，個個都很年輕，而且非常熱心和充滿自信。傳訊人又說：拉薩的居民，個個都不喜歡中共，非常的不喜歡。

當傳訊人把回信帶來也加寺時，寺院各人都很焦急地想知道信中的內容。有些僧人還怕回信只是寫給我和幾位重要的人看的，他們沒有資格過問。

我覺得回信的內容並沒有保持秘密的必要。由於我沒有得到想得到的回答與期待的指導，所以我請教寺裏的幾位高級僧人，問他們我究竟應該怎樣做？

這幾位高級僧人說，既然我的幾位老師並沒有叫我離開西藏，那他們一定不認爲西藏目前會有危險，而且情況還有可能會好轉。這幾位僧人，完全不能想像到中共可能會完全控制西藏，毀滅所有寺院，和改變西藏人的生活方式，我商量。

的會計員尤其認爲事事都會轉好如初。開會的第一天，大家都沒有表示什麼意見。

但也加土古和其他幾位喇嘛，却認爲我的老師們只是想要我自己作出決定，並沒有叫我不採取行動。康德魯既會被捕，我也應該特別小心。

這眞令我太難作出決定。因爲如果我一旦作出任何的決定，不單只影響我自己一人，而且還會影響鄰近所有的寺院，尤其是與修曼寺有關連的寺院，和居士們。他們大家都覺得我是他們的領導人，準備遇時聽從我的領導。

這時我們已經完成了「珍貴的指導」的授課儀式，本來跟着就應該舉行「精神長生藥」的慶祝禮儀。但是，爲了進行討論，討論我們應該採取什麼行動，所以暫時把慶祝禮儀延後了。

我自己並不反對返回修曼寺，但我的幾位僧人，却贊同也加土古的意見，認爲我應該立刻逃走。他們覺得我由也加逃走，比較更爲適當，至於修曼寺的僧人們，可以由他們自己作出他們要不要逃走的計劃。

我請了所有在也加的修曼寺的僧人和也加土古，以及積米仁波切，一同開會制和佔領整個西藏。

這天下午，我的會計員來見我，指責我聽從修曼寺以外的人的說法，說修曼寺以外的人，根本無權干涉我們的事。他又說照顧我是他的責任，要我明白，我一個人代表着整個修曼寺和它的追隨者，大家都當我是他們的領導人，只有他們才有資格服侍我；說完這番話後他便離去。我沒有發言，我知道回答他也沒有用處。

第二天早上，我請他來見我。我告訴他我已經完全預備把我的生命貢獻給修曼寺。

我告訴也加土古和積米仁波切，並請他們不要向會計員表示反對，雖然他們很關心我的安危。

在第三天的會議中，會計員開始有了猶豫，可能是因爲我把責任交到了他身上的緣故，他只說他想我們應該回去修他不能作最後的決定，最後的決定，應該由我作出。我對大家說：我既然修曼寺的僧人們在等我回去打理一切，我也沒有選擇的餘地，只好回去修曼寺。

會議中的各人，誰都沒有說話，個個都很沉默，直到我的會計員說：「會議就此完畢！」

大家跟着開始預備九天長的「精神長生藥」儀式。同時，大家也在籌備送我回去修曼寺的計劃。會計員顯得很高興，因爲我同意回去修曼寺，不過他仍舊表示他不想承擔整個責任。當我在度魯馬拉康接到很多禮物的時候，他曾把禮物換成很多牛羊，未先得到我的批准。現在，他想把這些動物，和我們一起帶回修曼寺，這表示我們需要招請很多牧人，而且還要在路上架營過夜。修曼寺的僧人，本來非常盼望我們回去，如今他們反而開始焦慮，因爲大家都聽到剛布特拉斯的抵抗軍隊，在拉薩成功的擊退了很多共軍，而且正在進軍巴舒省，更攻入了共軍的軍械庫，搶走了很多軍械。這表示回修曼寺時，定會有戰爭。

會計員改變主意，提議我們暫時不帶牛羊同往，他要我們分成幾組，穿着村民的衣服。我同意他的意見，說：「我們不能勉強行事，如果沒有任何選擇的餘地，這也是因爲我們種下的因果。」（三十一）

〔本文已經編集成冊，發表至此，不再刊出，請道友靜待十二月出書。〕

中國歷史上的白蓮教

于凌波